

几个小人物的 万里长城

『杞梁妻哭夫』的历史演变

孟超是山东淄博临淄的一个乡绅。

公元前210年的一个夏夜，为躲避修长城劳役的追兵，一个叫杞梁的民夫慌不择路，误入了其后园，并迅速爬到园中的一棵树上。此时，孟超的女儿孟仲姿正在水池里沐浴，赤身裸体的一幕恰好被杞梁尽收眼底。孟仲姿也发现了仓皇中的杞梁：“你是谁？为什么躲到这里？”杞梁见追兵走远，下得树来，嗫嚅地说：“我是燕国人，被强掳来修长城，实在太苦了，我受不了……”

望着眼前这个蓬头垢面的青年，孟仲姿突然对正欲逃走的杞梁说：“你把我娶走吧。”杞梁大吃一惊。“女人的身体是不能给第二个男人看的。”孟仲姿望着满天的星星，喃喃说道，“这是天意。”她恳请杞梁接受这份意外的邂逅。两人最终拜堂成亲，结为夫妻。

短暂的蜜月后，杞梁再度返回修筑长城，期盼早日服完劳役，携爱妻回家好好过日子。未料凶多吉少，他竟被残忍的监工活活打死。知道实情后，性烈的孟仲姿奔赴燕山，悲愤号咷，竟哭塌了城墙。

这个故事源于一本叫做《同贤记》的笔记小说，出自唐代文人手笔。这只是无数个“孟姜女哭长城”的版本之一。两千多年来，不知道诞生有多少个这样的版本故事了。

一

历史上果真有杞梁这个人。

话说齐庄公四年（公元前550年），春秋时代的超级大国齐国，派兵攻打卫国和晋国，撤军时又顺手牵羊打了一下临近的小国莒国（今山东莒县），不料竟损兵折将，两位大夫杞梁和华周相继战死。

后来齐、莒讲和罢战，齐人载两位大夫遗体回临淄。他们的妻子在路上迎接运回的尸体后，哭声震天，哀号撼地，一时成为齐国上下最动人的谈资。

杞梁妻认为自己的夫君有功于国，而国家领导人齐庄公的吊唁既缺乏诚意，又仓促草率，便回绝了齐庄公的郊外吊唁。后来，齐庄公亲自到杞梁家中吊唁，并把杞梁安葬在齐都郊外。

就是今天，在山东临淄齐都镇郎家村，还可找到杞梁墓的遗迹，因地处村东，当地村民都称这里为“东冢子”。

这段真人实史的史实，最早记载于《左传·襄公二十三年》里，只是较为简略，不过一个战争花絮罢了。谁也没有料到，这艘简短的历史浪花，竟会在历史长河里产生经久不息的回响。

“杞梁妻哭夫”自春秋时期以来，便在民间广为流传。有了基本故事原型作底子，从战国开始长达20个世纪里，一则则传说凭空而出。

“哭夫”情节的增加，最初是《礼记·檀弓》里曾子的话，曾子说“杞梁死焉，其妻迎其柩于路，而哭之哀”。这是各种文献里第一次出现“哭”的记载。

“崩城”情节的增加，出自西汉刘向的《说苑·善说篇》：“昔华周、杞梁战而死，其妻悲之，向城而哭，隅为之崩，城为之阨。”

后来，《列女传》里又平添了“投淄水”的情节：“乃枕其夫尸于城下而哭之，内诚感人，道路过者莫不为之挥涕。十日城为之崩。既葬，曰：‘我何归矣？……亦死而已’，遂赴淄水而死。”

就像接力赛似的，人们对这个故事添加加醋乐此不疲，一点一滴，一字一句，不断丰满。

到西汉时，杞梁妻的故事初具规模，哭夫、崩城、投水已成系列；到了东汉，王充的《论衡》、邯郸淳的《曹娥碑》进一步演义，说杞梁妻哭崩的是杞城，并且哭崩了五丈。

西晋时期崔豹的《古今注》继续夸大，说整个杞城“感之而颓”；到东晋时，杞梁妻的故事已经走出了史实的范围，演变成“三分实七分虚”的文学作品。

如果说从春秋到西晋，杞梁妻的故事还是在史实的基础上添加枝叶的话，那么，到了唐代，想象的翅膀使杞梁妻哭夫的故事发生了质的变化，他们把这笔历史总账，算到了秦始皇的头上——唐朝人不仅将故事发生的时间向前推进300多年，还用移花接木的手法，由齐国临淄城移植到了秦始皇时代的秦长城。

也在这个时候，“杞梁妻”成为有姓有名的“孟仲姿”，以后故事的流传中又被改为“孟姜女”，而丈夫杞梁，则变成了“范喜良”。

这是一个颇值得研究的现象，人们更加愿意相信谣言而非去追根溯源。这样一来，孟姜女和范喜良的名气当然比杞梁和杞梁妻大多了。



长城。据新华社



孟姜女哭长城。



『孟姜女』的原型——杞梁妻。

二

『孟姜女哭长城』为何流传千年

那些围绕长城的演绎故事中，《同贤记》无疑提供了一个幻想的范本。让人意外的是，诗仙李白也加入到热闹的演绎队伍中来，他写出了《东海有勇妇篇》一诗：“梁山感杞妻，恸哭为之倾。金石忽暂开，都由激深情。”

在李白眼里，杞梁演成了梁山，杞妻不但哭倒了城，还哭崩了山。

明代大修长城而招致的民怨，成为民间挖空心思在历史故事里寻觅灵感的源泉，他们把杞梁妻改为“孟姜女”，将杞梁改为“万喜良”，全新版本的“孟姜女哭长城”故事，在这个时候得到全面升华。

可以说，历朝历代每修一次长城，民间都会把“孟姜女哭长城”这个老掉牙的故事搬出来，从而添加新的想象不断演绎，创造出丰富多彩的艺术作品来。

令人不解的是，千百年来在中国民间，这样一则故事为何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？

在“孟姜女哭长城”这个不断花样翻新的故事里，“孟姜女”和“长城”无疑是两个绝对的主角。

如果对这两个主角加以分析，便不难得出答案来。

先说长城。2000多年来，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围绕长城，爆发了无数次血腥的战争。作为中国最为古老的标志性建筑之一，长城的故事时常伴随着历代君王、仁人志士、平民百姓的喜悦哀乐，爱恨情仇。

如果追溯长城的最初动因，可以上溯至城邦时代的春秋战国时期。长城一开始只是许多段的夯土墙。如今在辽宁建平县张家湾，还残存一段10公里修建于战国时代的燕长城，比这更古老的，还有赤峰北英金河旁山冈上的一截，堪称存世最为原始的长城。

在中国北方，没有国家安全感的燕国、赵国和魏、秦等诸侯国，为防御少数游牧民族的侵扰和诸侯国之间的相互攻击，各自画地为牢，修筑城防工事。

公元前221年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，北方的山脉难以阻挡突厥以及匈奴的入侵，这成为强大的秦国内心深处隐晦心病。为了彻底抵御这些外敌，秦始皇借鉴前人的经验，将一段段断断续续的土墙连接起来。自此，那些西起临洮，东至辽东的墙体，开始被统称为长城。

作为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，秦时修筑长城主要由三部分人构成：戍防的军队，充军的犯人和强征的民夫。《史记》载，秦始皇修筑

长城时，是大将军蒙恬在打退匈奴后，以30万大军戍防并修筑，经过9年时间修成。因为长城，秦律专门还有一种叫做“城旦”的刑罚，意即罚去修长城的人。

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载，公元前213年，秦始皇采纳了丞相李斯焚书坑儒的主张，“令下三十日不烧，黥为城旦。”凡抗拒烧书的，就在脸上刺字涂墨后罚去修长城。

为了确保长城的修筑，秦始皇还强征了50万民夫。事实上，修筑长城强征民夫的情况，各个朝代都使用过，非秦所独有。以南北朝时期为例，百余年间就强征了民夫300余万。

孟姜女是因为长城而存在的。

作为哭长城故事中的绝对主人公，这个故事之所以能流传千古，与孟姜女这个角色十分符合民间审美和历史审美莫不息息相关。

一个故事能长时间为人民群众所共同喜爱，并不地被改造、加工，并不是偶然的。每一个细节所透露出的，都是发自民间最底层的呼声甚至呐喊。

那些津津乐道的故事里，长城代表权势，代表暴政；孟姜女代表弱者，代表芸芸众生，是反抗的重要标志。正如著名学者朱大可所说：“孟姜女成了指认秦王朝罪行的最有力的证人。”

那些如泣如诉的故事里，万里长城几乎每段墙体每块青砖下，都掩藏着一个冤死的亡灵。以至于战火纷飞的五代十国期间，有关孟姜女的传说在民间迅猛传播，其主题却由原先的后院私恋或家庭美德，悄悄转向对暴君和专制体制的抨击。

抨击得最有血性的也最为猛烈的，当数唐末诗僧贯休。他在一首乐府诗中写道：“秦之无道四海枯，筑长城兮遮北胡。筑人筑土一万里，杞梁贞妇啼呜呜。”

一定意义上讲，秦朝是背了历代统治者的黑锅，但秦王朝的暴政与酷治，不可否认地成为历代文人墨客问题文学创作中，成为集中的矛头所向。

长城后来存在的意义，或许已经不再是军事的防御，而是边界的标示。游牧和农耕以此为界，中原和北边由此划线。

当我们登上层楼关、八达岭、山海关城楼或是其他长城关隘，看见那宛如巨蟒奔走在崇山峻岭之间的长城时，每一个人的眼里与心里，都会滋生出不同的感慨——那便是芸芸众生的小人物于长城最鲜活的解读，且常解常悟，常读常新。



孟姜女痛骂秦始皇。



扫码上封面新闻，阅读更多精彩内容。



下载封面新闻APP 加入青报拍客得大奖